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每次见到梁新会,我都会想到杜甫的这两句诗。春天渭北的原野上,麦苗青青,芳草萋萋,一棵树临流而立,是一株垂柳,或者一棵白杨,清风吹过,曼妙多姿,婉约,沉静,让人欣悦,亦让人遐想。事实上,梁新会正是这样一位如春天树般美丽的女子,无论是她的服饰,还是她的言谈举止,抑或她写的文字,都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三年前,我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第一次见她时是这种感觉;三年后,我在丝路采风途中见她时,依然是这种感觉。这正如一股泉水,在山中时清澈着,出山后,流过百里千里的,依旧清澈着,这就让人感动,感动于她一以贯之的品性和坚守,自然,亦让我刮目相看。同为有文学情怀的人,我的坚持就不如她。

梁新会是西安城北、渭河边上一所学校的老师,我认识她之前,她业余写作已有20多个年头,文学作品已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而且已出版了长篇小说《陪读》、散文集《静日玉生香》。但她还不满足,亦没有停步,据我所知,她已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璇玑图》的写作。再就是我刚刚读完的《树树皆春色》。这是一部写日常,写行走的散文集,集内仅仅收录50余篇散文,10多万字,看似薄薄的一册,却极有分量。这些文字皆为作者近三四年所作,多在报刊上发表过。我是利用四五天时间集中读完的,一读,就被深深吸引。多年来,由于在报纸副刊工作的关系,我养成了对文字一种过于挑剔的习惯,一般的文

学作品,很难入我的眼。但读了梁新会的散文,我还是为作者那种饱满的真情所感动,为作者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所打动。

《树树皆春色》一书中,很大一部分文字是写日常生活的,这些简约、干净的文字里面包括了亲情爱情友情,也包括了对故土人事物事的记忆,这种文字是很难写好的,也是很难出彩的,难就难在人人都有这种经历,无非萝卜白菜,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一写便俗,一写便落入前人的窠臼。一如父母,人人都有,而世上写父母的文字车载斗量,但又有几篇能让人记住的呢?要写就得写出新意,写人之所未写,道人之所未道。写好了,反倒会打动人。梁新会这部分文字,是写得很好的,好就好在真诚。而这种好,是用无数细节堆砌起来的。七岁的孩子,由于父亲在外工作不能回家,由于母亲要下地干活,由于祖母谢世,祖父生病,她不得不给年仅一岁的弟弟洗尿布。因涝池在村外,去往涝池的道路上,要经过一道长长的街巷,因为害羞,怕人耻笑,她宁愿多走路,绕道村外打麦场,去往涝池。但又因无意间踩坏了刚光过的打麦场,而遭到大人的呵斥,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跑回家中,委屈地嚎啕大哭。这哭,有儿童的悲苦、委屈。而父亲归家,带回许多吃喝,“满

# 树生长的方向

■ 高亚平



《树树皆春色》  
梁新会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

满当当摆了一柜面,我吃吃这个,捏捏那个,好不快乐。水红和毛虎悄无声息地来了,两个人像两条大馋虫一样黏在门框两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吃喝,我本能地用身子挡住了他们贪婪的目光。奶奶给他俩一人一颗糖,他俩依然不挪窝儿。爸爸递给他们饼干,他俩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可就是不走。我拿起竹竿,敲打几下杏树,像下了一阵杏儿雨,他们争着捡拾杏儿,直到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装得鼓鼓囊囊,才心满意足地走了。”(《麦黄杏熟了》)这笑,则有儿童的欢乐在。故乡的人事是生动的,故乡的风物是优美的,哪怕是一片泡桐林,一条小河沟,抑或祖母的小脚,都让她记忆深刻,

难以忘记。以至多少年后,已成人母的梁新会,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寻觅旧日的残梦。变化了的是人事,是物事,是山河,不变的是一个赤子对故土的痴爱和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愫。那是一种对故土的寻根,更是一种对故土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还体现在三代人的读书梦里,体现在日后的青春梦、工作梦、家庭梦、文学梦里。这些梦是细腻的,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梁新会的个人梦,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有艰辛,有无奈,有苦痛,但更多的是温暖和欢乐。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欢乐。孙郁在评价汪曾祺的文章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他写文章,心是静的,世俗的烟雨过滤掉了,进入的是恬淡而不失伤感的世界,在清风白水之间,独步于高妙之所。”我在梁新会的散文中,也读出了这些。

梁新会的散文除了真情、细腻、温暖、恬静的一面外,还有刚强、瘦硬的一面,这是很多女性作家所不具备的。女性写散文,婉约容易,阳刚则难。这是由女性的天性所决定的。翻遍中国文学史,像李清照那样,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大气磅礴作品的女作家,实属凤毛麟角。但梁新会的作品中,有一些这样的作品,尽管这样的作品不多,也不能说就完全成熟,亦足可见出她的胸襟

来。我读她的写辛弃疾、李清照的文章,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这些有雄强气息的文字,当然也体现在她的写行走的文章中,譬如,写丝绸之路的一组文章,就让我异常难忘。无论是写麦积山石窟、黄河铁桥、临夏花儿、嘉峪关、鸠摩罗什寺,还是写敦煌,写哈密……都能做到以历史烛照现实,突显出一种大胸怀、大境界来。子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信然。读梁新会的散文,我更加理解了此语的意蕴。

梁新会是爱树的,读书让她安静,写作让她安静,树亦让她安静。在她的散文中,她不止一次写到过树,她写过故园的核桃树、泡桐树,写过周公庙里的古槐、甘棠,写过家属区的丁香,还写过河西走廊的白杨、兰州黄河岸边的柳树、新疆的胡杨……树像一棵柄巨伞,撑起在大地上;树像一支支绿色的蜡烛,燃烧了天空;树像一个个巨人,虽无脚,却走遍了天涯,它靠的是风,是飞鸟,是种子,是努力。树更像一个绮梦,无论白天黑夜,萦绕在人们的身旁。树扎根大地,有自己生长的方向,它尽力地向下生长,根须伸向无限的黑暗,伸向土地的深处,汲取甘泉,汲取养分。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向上生长,枝干粗壮,枝叶茂盛,像一位巨人,能握住风,能遏住流云,能经得住雨雪雷电的袭击,能尽力地拥抱阳光,拥抱星光璀璨的夜空,能成为一个栋梁之才。此时正是深夜,窗外有夜色,有星空,有树木,适合树做梦,更适合人做梦,谁又能阻止梁新会做自己的文学梦呢。

## 随地民间文化的一部“大书”

■ 段怀清

几年之前,我在哈佛访学。期间曾从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借出《刘随州集》、《随志》(明嘉靖本)、《应山县志》、《湖北省随州市地名志》、《随州志》(清同治本)、《大洪山志》等一批与湖北随州有关的文献资料。这批文献资料一直放在我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工作室里,直到一年访学时间到期前才归还。

其实,这些文献资料有的我家里就有,有的我来波士顿之前也曾反复翻阅过。之所以又借来摆放在工作室的书架上,一来是当时想写点记忆中的家乡这方面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怀旧”,需要这些文献作为参考;二来作为工作之余的休闲,不时翻阅一下这些文献,也算是一种舒缓“乡愁”的方式吧。

实际上,据我所知,最近这些年,随州当地政府及民间文化界人士在《随州志》及随州文史资料选辑方面的工作之外,还曾编纂出版过《随州文化丛书》一、二辑,每辑六种。其中第一辑包括:《炎帝神农典籍与传说》《名家话炎帝神农》《炎帝神农探源》《随州历史人物故事》《随州方言大观》《随州旅游一点通》;第二辑包括:《大洪山风情录》《随州古话》《大贤季梁》《帝州逸史》《国家级风景区大洪山》《国宝编钟》。

这些著述的编著者,全部是随州本地文学、艺术、文化界的作家学者,这些著述亦基本上未假借外人之手。当地政府如此“用心”,也锻炼培养了随州本地一批文史

研究者,初步形成了一支本地文史研究的学术队伍,养成了一种研究本地文史及民间文化的学术风气,且渐成一种值得关注的地方学术传统。这些作者中,就有随州作协主席蔡秀词、副主席蒋天径。秀词的长篇小说《吹鼓手》《台枪手朱哈巴》等我都读过,蒋先生的长篇小说《天汉浴》我也读过。这些作品都是取材于随地随人——用想象与虚构的方式来书写随州,是这些随州当地文化界人士的另一种驾轻就熟的叙事方式。

现在,经过六年之久的努力,另一套随地文化研究丛书“随县文化图典”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印制装帧颇为不俗,看上去亦甚为壮观,凡18种,分别为《随县农事劳作》《随县神农本草》《随县民间建筑》《随县传统器用》《随县民间礼仪》《随县方言字韵》《随县灯歌艺术》《随县戏剧曲艺》《随县锣鼓演唱》《随县金石碑刻》《随县文物考古》《随县非遗概览》等。

据“丛书说明”,整套丛书近500万字,另附3000余张插图,每册之中附图近170张。这不仅是继“随州文化丛书”之后又一套有关随州地方文化研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门著述,而且也是近年来随州本地学者在随州民间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是随州地方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进步,显然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

与“随州文化丛书”相比,“随县文化图

典”这套丛书至少有如下两点值得一提:

首先,这套丛书几乎全部集中于民间文化领域,与随县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包括生产劳作、建筑器物、风俗习惯、方言俚语、歌谣曲艺等,内容主题更为集中且突出。无论是历史上的随州地方志,还是近些年编撰出版的随州地方文化研究著述,如此专门集中地就随地民间劳作、器物、风俗、语言、歌谣、曲艺等展开调查、辑录、研究及撰述,似不多见。尽管丛书作者大多并没有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史学、建筑学等方面的专业背景或专门学术训练,但看得出他们都是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对于家乡人民、生活、历史、文化的真诚挚爱来努力工作的。

这套丛书在随地文化研究的不少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尤其是在随地生产劳作、建筑器物、方言民俗等领域之调查研究,可谓筚路蓝缕,为后续随州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田野调查及研究撰述之经验。而所启学术思想之薪火,亦势必相传不绝。

对于这套地方文化丛书,当地人与外地人大概会有两种明显不同的阅读视角。前者会把这套丛书,视作他们祖祖辈辈——包括他们自己——在此地生活的一面镜子。从那些有关随地的劳作、物产、建筑、器用、工艺、习俗、礼仪、方言、灯歌、掌故、曲艺等汇编而成的著述中,当地人



“随县文化图典”丛书  
武汉出版社出版

读出的,是自己及先辈们的历史、生活与文化;而对于外地人来说,这套丛书也可以作为他们来了解随地随人的历史、生活与文化的一面“镜子”,他们从这里,可以真切细致地观察并体验到所谓“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种种说法。如果说外地人从这套丛书中读出的是一种“他者”的生活与文化,对于随州本地人来说,从中读出的则是地地道道的他们“自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生于斯、长于斯并长眠于斯——一代又一代随州人的希望与梦想、努力与奋斗、爱恨与情仇……在那里,生活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永远不会结束。

就此而言,这套丛书,不仅可以作为随地民间文化的历史读本来阅读,也可以作为随地人民的生活读本来阅读,还可以作为乡土教育的参考文献来阅读。沈从文说他不仅阅读文学那些小书,更阅读生活这一部大书。而浓缩在这套丛书中的,不正是随地随人曾经的一部分历史与生活吗?

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外地谋生的随州人来说,这套丛书所带来的,既有亲切、熟悉,又有惊喜、回味,更多的,则是掩卷之后的回想,以及挥之不去的“乡愁”。